

郑 重

……
著

The
Past Story

Biography of Zhang Boju

烟云过 张伯驹 传

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
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
陶镕气质，洗涤心胸，是烟云已与我相合矣。
—— 张伯驹



中华书局

烟云过
张伯驹传

郑 重

.....
著

**The
Past Story**

Biography of Zhang Boju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云过:张伯驹传/郑重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6.4
ISBN 978-7-101-11319-8

I.烟… II.郑… III.张伯驹(1898~1982)-传记
IV.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1055 号

-
- | | |
|------|---|
| 书 名 | 烟云过:张伯驹传 |
| 著 者 | 郑 重 |
| 责任编辑 | 胡正娟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920×1250 毫米 1/32
印张 8¼ 插页 20 字数 240 千字 |
| 印 数 | 1-6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1319-8 |
| 定 价 | 45.00 元 |
-

自序

我退休之后,兴趣集中于人物传记写作,所写的人物都是自己所熟悉的,而且有过较多的交往。我和他们相识是在“文革”期间,那时他们已被打入另册,生存环境维艰,我是由于工作之便而接触了他们。所谓日久见人心,和他们接触的时间长了,他们对我的防范渐消。我走进他们的心中,感受到他们人格的魅力,敬慕之情油然而生。我和他们交谈,不是作为采访者,而是一名仰慕者,所以交谈时就不能穷追不舍地去“挖”材料,只是听他们谈,谈什么我就听什么,谈到哪里算哪里,加上我多方搜集,积聚了许多资料。后来有人说我是在做“抢救”工作,我实在是没有那样的境界。那时我也很迷茫,只是感到中国文化已处于末日黄昏,今后可能再也见不到像他们这样的人了,中国再也不会出现像他们这样的人了。那时没有写书的想法,只是想做一本秘籍,传诸朋友间,对他们的人格及艺术作一番品赏。

几度春风,几番秋雨,换了人间。可以写书出书了,我才想到了人物传记的写作。那时我就有了一个理念:在历史长河中,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并不能说明什么,如果把许多人的生命历程和活动环境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真实地表述出来,那就是历史,才能体现他们的价值。在这样的理念支持下,我写了一批人物传记,这也正是从事传记写作的人常以此而自慰的。但是,我这种自慰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在传记陆续出版之后,我就发现材

料的疏漏及写作中的不足,心中难免产生了遗憾。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传主的材料发现得越多,我就越感到愧对传主,心中的遗憾也就越大,而补充、修改甚至重写原来作品的愿望也就愈发强烈。所以人物传记的写作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遗憾有时会变成一种心病。

2014年某日,中华书局余佐赞、于欣、胡正娟诸君来寒舍小坐。一杯清茶道古今,也谈写书出书的事,言及我的这种遗憾,他们也未置可否。闲谈时这种言者无意、听者无意之事是常有的。可在数日后,于欣、胡正娟二君又再次光临舍下,谈起如何让我弥补遗憾,重新出版几种人物传记之事。我被他们的善解人意感动得几乎老泪纵横。她们随即带走我过去写的几种人物传记,说是研究后才能决定。数月后,她们告知拟重新出版《林风眠传》、《张伯驹传》和《张珩传》。

我先对《林风眠传》作了较多的补充和修改。这是因为我认识了电影制片人柳和清先生,20世纪50年代,他和林先生有较多的交往;我还认识了席素华女士之子王泽良先生,他少年时代随林先生左右,他们都为我提供了许多资料。有趣的是,杭州风眠民间工作室的徐宗帅先生,自费“寻找林风眠”十多年。凡是林先生生活过的地方他都去,凡是认识林先生的人他都要访问,他为我提供了一些珍贵的照片。林风眠重访巴黎并举办个人画展的情况,我一直不甚了然,广州林风眠艺术美术馆的姚远东方小姐和巴黎的李丹妮相识,得到了林先生去巴黎时与李丹妮往来信件几十封。李丹妮是林先生老朋友李树化的女儿,又是林先生在巴黎举办画展的经办人。以后,我又联系到姚远东方小姐,她为我提供了林先生巴黎之行的照片。更为重要的是林先生的外孙杰拉德从巴西来到上海,我和他见了面,然后他又去了杭州、香港,《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陈若茜沿途跟随采访,陈小姐后来把采访到的资料提供给了我。

对张伯驹、张珩也是这样。我为他们写的传记虽然出版了,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对他们的关注,继续在收集他们的资料。如果不把新的资料、新

的发现通过对原来的传记予以修订时表现出来,那不是让我心中留下更大的遗憾,承受着更大的不安吗?

我曾经多次拜过张伯驹先生,也请他为我的藏画写过题跋。张先生内敛寡言,我又是带着敬慕的心情去看他,不敢请他谈传闻中的事情。后来读到他儿子张柳溪先生的口述《父亲张伯驹的婚姻》(张恩岭整理),看到他收藏之外生活的一角;后又从中央文史馆资料中张伯驹写的几种《自述》及“文革”期间在东北写的交代材料;近来又从寓真著《张伯驹身世钩沉》一书中,读到张家财产纠纷的几个法律文件。在这次修改时,除了对张先生写的一些材料及张柳溪的“口述”作了较多的引用外,也采用了寓真先生及其他有关著述中的资料,但对张先生生活中的事都未作展开,还是主要集中在收藏方面。在修改时,把张先生的收藏和他的词对应起来,加强了他收藏时心情的分析。张伯驹不只是大收藏家,也是当代大词人,对词的理论研究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功。词是张伯驹生命的一部分,而且两者融合在一起,要了解张伯驹,就不能不读他的词,特别是每首词前的短序,更值得细读和深入研究。

我没有见过张珩(葱玉)先生,但是他的朋友谢稚柳、启功、谢辰生、曹大铁、唐云、王世襄、谭敬等,都是我熟悉的。我之所以要为张珩写传,那是因为从他们那里听到他的许多故事,只要谈到古书画鉴定,张珩的事总是挂在他们嘴边。但是张珩在1949年以前的资料很少,在开始为他写传记时,我是下了功夫的,待把他的日记、诗稿发掘出来后,对他才渐渐地清晰起来。后又认识了张先生的两个公子和女儿。某年我去美国探亲,得到王伊悠小姐、马成名先生的帮助,了解到张珩收藏的书画流散在国外的情况,诸如藏品的名称,如何流散出去,现在藏于何处,查到的藏品和流散了的藏品相比,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次传记修改,还介绍了张先生对一些古书画的鉴定,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议作品的鉴定。在这方面已经引起海内外鉴定界、收藏界的关注和研究。

我这次对三本传记的修改都补充了一些新资料,应该说也尽了一些努力。但还是难免有旧的遗憾未能全消,又增添了某些新的遗憾之感,真是无可奈何,只能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了。

光阴岁月不饶人。我在修改三部书稿时,常有力不从心之感,所以有些章节稍显得杂乱。责任编辑于欣、胡正娟二君,删冗去杂,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万君超先生对样书稿作了审读校正,作出了奉献。他们的辛劳又恰值酷暑炙人,实在令我惴惴不安。连同本文中所提到的对这次修改有所帮助的海内外诸君,我再次致以最真诚的感谢。

郑重

2015年7月30日百里溪

目 录

自 序 i

开 卷 1

第一章 身世钩沉,张家旧事 7

第二章 少历风浪,称帝与复辟之间 17

第三章 勘破政局乱象,解甲从商 27

第四章 一妻三妾,欢乐与纠葛并存 37

第五章 翩翩四公子,齐名海上闻 49

第六章 师从余叔岩,红氍毹梦圆 63

第七章 三购《平复帖》,终偿所愿 81

第八章 沪上涉险,感受炎凉世态 99

第九章 为保书画,避走长安 107

第十章 变卖豪宅,辗转买进《游春图》 117

第十一章 痴心付收藏 131

第十二章 旧家烦恼,剪不断理还乱的财产纠纷 141

第十三章 好景难留,承泽园中往事 149

第十四章 再见《伯远帖》,物是人已非 159

第十五章	捐献八大宝,至情至性真爱国	171
第十六章	一出《马思远》,断送中州老词人	185
第十七章	报知遇之恩,再捐《百花图》	195
第十八章	几经磨难,终归平淡	211
第十九章	过眼烟云,收藏趣事	225
第二十章	以诗词相伴的人生	235
终篇	聪明正直即为神	253

开 卷

清茶一杯道汉唐，如今有此清淡雅兴的人已很难找到了，何况汉唐离我们太遥远。除了那些书本上写着的东西，再难会有新的文化史料了；除了现在流行的戏说，不要说一杯清茶，就是再多饮几杯，也难说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道道来了。唯有汉唐人的遗物还可以拉近今天和那个时代的距离，能做到这一点的也就只有收藏了。

中国人从老祖宗时代起就有收藏的雅兴，这和他们的艺术创造情趣分不开的，史前的事就不去说了，从商周起，中经汉、魏、晋、唐、宋、元、明、清，收藏的血脉从来就没断过。到了清朝末期，甲骨文的发现，散氏盘、毛公鼎、大克鼎、大盂鼎铜器的出土，特别是清宫书画、官窑瓷器的流散出宫，使民间收藏出现一个新的收藏高峰。在这一百多年收藏的历史河流中，藏家辈出，有多少收藏家到中流击水，在他们背后又有多少形形色色、悲欢离合、可歌可泣、可评可点的故事！

张伯驹是其中的一员，而且是非常特殊的一员。他那八十五年的生命，经历了封建地主和官僚及资产阶级的家庭变迁，穿越了封建社会末代王朝、民国革命、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抗日烽火、国共内战及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各种运动，可谓生存维艰，命运多舛，但他那国宝守护神的忠诚执着精神、词人的赤子之心，以及坚守的中国文人操守品格，并没有随着老人驾鹤西行而渐去渐远。

正是他的收藏引领我们走近汉、魏、晋、唐，也正是他的中国传统的文人精神，使我走近这位老人。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文化禁锢，万马齐喑，百花凋零，报端及出版物中，充斥着大量批判文章，很少透露出文化信息。但是，民众并不因此而窒息或消亡阅读兴趣，各种手抄本在民间流传，有的是翻抄，有的是创作，有的是手写，有的是打字油印，也有的是用铅字排出，官方虽也千方百计地进行查抄封杀，但始终没有能使之绝迹。在众多手抄本中，就有一副悼念陈毅元帅的挽联，联语为：

伏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当时传闻这副挽联虽经毛泽东赞许，但并没有见诸报端，而后经过手抄在民间传诵开来。读者对挽联作者张伯驹了解得太少，但无不赞叹作者的好手笔、好文章、好胆量。当时陈毅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变为中共中央委员，被列为“右派代表”。对这样一位作为摆设供批判的“反面教员”，挽联作者还在歌颂他的军威恩泽于天下的业绩，该是有何等的胆量啊！

我带着这件手抄本去见与外界隔绝、被封存起来的谢稚柳，他读了以后兴奋不已，惊叹地说了一句：“啊，他还在！”原来，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就是相识的老朋友。从此，我就从谢稚柳那里听到了张伯驹是位收藏家，他的国宝级藏品，以及那些藏品背后的故事。

1980年的冬天，北京的雪下得特别大，天气也特别的冷，什刹海已成了溜冰场。我携带着谢稚柳为我画的《西湖小景》长卷，在冰上穿湖而过，由什刹海的北沿到了南沿，推开没有上锁的普通小门，走进一个不大的院

落，拾阶进了北房，拜访春游老人张伯驹先生。

没有人介绍，稚柳的画卷就是一封极有权威的介绍信。我把画卷递给老人，他极其珍重地慢慢打开，口中念念有词：“像是稚柳的笔意……”《西湖小景》是谢稚柳的新腔，我请启功先生题跋时，他连说：“这个卷子有意思。”

春游老人看到卷尾稚柳的签名，长出一口气：“呵，是稚柳的！”

“稚柳给你画的？”老人打量着我。

“是的。”

“他怎么会给你画这样长的卷子？”老人正说着，潘素先生走了过来，老人说：“慧素，你来看看稚柳的画。”

“你和谢先生很熟？”潘素问。

“是的，我们交往多年。”我说。

“你是不是稚柳的学生？你画画吗？”老人又问。

“亦师亦友吧。我不画画。”我说。

“放在这里，过几天来取吧。”老人又说。

此时，老人已经八十岁，还是那样敏感，我什么话都没说，他就知道我是请他题画的。我把画卷好，放在案上。这时我才注意，老人身着黑色棉袍，腰里束了一根带子，脚上穿的不是棉鞋，也不是时兴的保暖鞋，而是用东北乌拉草编的草窝。地上铺着方砖，屋里没有暖气，只是在中间生着一个大火炉。老人在距离炉子很近的地方坐着。我沉默地坐在他的身边。只是潘素时不时地从里屋走到外屋，从外屋走到里屋，她仍然是那样的白皙俏丽，正如谢稚柳给我介绍的那样。

虽然是第一次见他，对他一生的经历我已知道个大概了，但那都是从谢稚柳那里听来的。他的几处房子，张大千和谢稚柳都曾来住过。来的时候，谢稚柳即告知，老人不善言辞，和他在一起，要有耐心听他说，他会告诉你许多事情。但我有时还是忍耐不住要向老人提些问题，他很愿意回答，谈的都是他收藏方面的事。



晚年张伯驹

几天后，我又走进那个小院。《西湖小景》平展在案上，看到他在卷尾用他的“鸟羽体”题了一首诗：

薄游曾记好春天，湖水拍窗夜不眠。

一别沧桑真似梦，皇恩未许住三年。

昔游西湖，宿于湖滨旅舍，湖水拍窗，夜不能熟寐，今犹记之。白乐天刺杭州，皇恩只许住三年，余游西湖未能居及半月者。今见稚柳兄此图，不禁感慨系之。庚申冬，张伯驹题记。

杏花春雨的西湖，曾是春游老人青春骏马驰骋时的销魂处，谢稚柳《西湖小景》使他旧梦重温，诗中的情调仍是当年情愫，他曾赋《鹧鸪天·西湖旅夜》词，词曰：

二月春寒未放晴，炉香细细冷云屏。灯花照影愁先觉，湖水摇窗梦不成。一阵阵，一声声，斜风细雨到天明。问人夜睡何曾着，燕子无需唤客醒。

春游老人题《西湖小景》诗中“湖水拍窗夜不眠”所指应该是这次西湖之游。

春游老人和我对着画卷，默默地久久地看着，谁也不忍动手把它收卷起来。

以后，赴京采访，一有机会我就去看望春游老人，从他那里借来一些资料，有的是油印稿，有的是手稿，是他的词和谈文物掌故的文字。我带到虎坊桥住地，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就伏案抄那些资料。我抄的最多的还是他的词，初读温婉可亲，再读回肠荡气，三读即可品味他的人生之甘辛，兴亡感叹，万般尽在其中矣。



薄游曾记好亭天湖水拍窗
 夜不眠一雨凉凉凉知夢
 白思來許住三年



昔游西湖宿於湖濱旅舍湖水拍窗
 夜不能寐寐今猶記之白樂天刺杭州
 公思只許住三年余游西湖未幾亦及
 半月者今見報柳元詩亦不禁感
 慨之

庚申冬張伯駒題記



第一章

身世钩沉，
张家旧事

河南项城秣陵镇阁楼是中原大地一个普通的村子,1898年2月12日,张伯驹就出生在这里,此时正是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其父张锦芳,当时只是一个乡间秀才。像有名望的人一样,许多写张伯驹的文章都称他“九岁能诗,人称神童”。这是他童年的事。人生童年的许多事情,有的只能留在记忆里,到了老年聊作谈资,淡淡的甜蜜的回味,有的会在一生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张伯驹如果只是在一个乡村秀才家中成长,也许会功成名就,步入仕途,但不会有贵公子的身份,会不会有他那风流倜傥、兴会跌宕的故事,那就很难说了。他以后所发生的一切,都和他的伯父张镇芳有关。张镇芳无子,张伯驹从小就做了他的过房儿。所以,伯父张镇芳就成了张伯驹的父亲,张伯驹对他的生父、生母就只能称叔叔、婶娘了。

在中国近代史上,张镇芳是值得关注的人物。他的父亲张恩周是个有学问的人,学识渊博而有文才,由于科举考试不利,未能入朝做官,在家设馆,亲自教镇芳、锦芳兄弟读书。光绪乙酉(1885年),二十二岁的镇芳与父亲同往参加秋试,到榜文发出,镇芳中了举人。光绪壬辰(1892年),二十九岁的张镇芳赴京会试,一举及第,取得进士。考中了进士,才能放官,初任翰林院编修,后又授职户部之事,在京城得与贤士大夫交游,除了学识的进步,也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后因父、母先后去世,镇芳回原籍守丧。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岁在庚子,张镇芳守丧期满,返回京城,却遇上义和拳起事与八国联军大闹北京城,慈禧、光绪两宫仓惶西行逃难。张镇芳衣装破旧,未及更换官服,伴驾西行,听说溃兵受阻在卢沟桥,只好夹